



# 《1942: 饥饿中国》——用脚把淹没的历史“踩”出来

本报记者 庄建

2012年夏,河南商报社一群热血记者,分省内探寻、省外追访、留守统筹三路,走访灾荒亲历者,实地考察历史遗迹,重新揭开了有关1942年河南灾荒的苦难历史。在说到此举何时,我们听到这样的回答:如果我们总是遗忘,下一场饥荒会将我们埋葬!

## 实录比电影和小说更有力量

拿到书稿后,不到一个月,中华书局出版了记者们记录的文字。“看书中的文字,经常是饱含热泪。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们一直在问自己:为什么这段历史会被淹没整整70年?《1942: 饥饿中国》是一部全景呈现1942大饥荒的历史纪实作品,它有着丰富的层次,将历史和现实对接,重返历史现场,全方位、多维度呈现了1942年前后兵灾、蝗灾、旱灾下的中原大地。如果说电影在讲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的故事,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幸存者、每一处历史遗迹,都讲述了自己独一无二、1942经历或记忆。我们始终认为,实录比电影和小说更真实,更有力量,更传之长久。”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。

作者与出版者把书名定成《1942: 饥饿中国》,是想阐释一个理念:虽然这场灾难发生在中原,发生在河南人民的身上,但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群体记忆,应该永远记住。

“一个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,蕴含着民族复兴的希望。苦难中,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光辉在,中华民族崛起的力量就在。”顾青说。

## 一个时间点、一个受灾面、一个逃荒线,渐渐地还原出一场尚不完整但已见清晰的1942年河南饥荒

河南商报7位记者翻开了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。

“父亲8岁那年,就是1942年,为了度过灾荒,到处去刮树皮、摘树叶,有一次从树上摔下来,差点没了命。”从小就听父亲讲过那场饥荒的河南商报总编辑孟磊,是此次采访的策划人之一。他说:“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。但是有些时候,昨天的历史会突然走到我们面前,成为今天的新闻。也许新闻人对历史的担当,会是我们整个新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作为河南的媒体,我们有责任把它写出来。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像一个人的身体,它曾经得过一场大病,到现在还留着一些伤痕,甚至有一些痛点,只要碰到它,它都会非常深地刺痛你的神经。把这些痛点找出来,重新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个伤痕,有这个痛,对我

们今后有好处。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,是河南人的担当,更是中国人的担当。”春节过后,河南商报社的记者开始行动了。

拿到这样一个选题,记者郭小阳兴奋极了。但一个难题也摆在面前。“1942年,已经70年过去了,回头看,一片白茫茫,什么都看不到。怎么办?”记者们开始艰难地爬梳。

寻找时间点,确定坐标为1942年。记者李肖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到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档案馆,查阅各种资料,对200多种图书和相关文献,做了详尽分析。“1942的样子”开始呈现。

确定受灾面。寻找亲历者,用的是很原始的办法:扫街式寻找。见到八九十岁的老人,就去问:你是哪一年的,你知不知道1942年,你记得那年的大旱吗?就这样,采访了二三百人,去了河南的每个县、很多乡,甚至深入到村,用脚把被淹没的历史“踩”出来。

追踪逃荒线。河南省目前没有任何文献证实当年的灾民逃到哪儿去了,记者们是通过灾民之口描绘出逃荒路线的。从洛阳出发,有去西安的,有去山西

和安徽的。其中,有一条逃荒线十分清晰,就是从洛阳到宝鸡。于是,记者从洛阳一口气走到宝鸡,又去兰州,确认宝鸡到底是不是终点。一站一站地走下来,脚步踏遍每一个历史遗迹。

就这样,时间点、受灾面、逃荒线,文献、亲历者、外国人的观察……渐渐地,在记者面前还原出一场尚不完整但已见清晰的1942年的河南灾荒。

## 手记记下的是一段新的历史

在记者手记中,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:

记者段睿超——一位历史亲历者的逝去,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消亡。我一直认为,抢救即将消失的历史,就是在抢救我们的灵魂。

大多数当年逃过来的老人都已去世,在世的也大多年事已高。谈起1942年发生的事情,七八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痛哭流涕,“没法说”三个字是他们最常见的回应。

“我们来得有点晚了。”一路西行,肖

风伟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。

“当年过来的人都没了,前几天最后一个也去世了。”灵宝老城附近大王村村民说:“以前还有个卖票的房子,前几年刚拆。”老会兴火车站附近居民称:“三门峡大坝修了之后,原来的陇海铁路就改线了,以前逃荒人途经的车站差不多都拆完了。”三门峡市文史委石耘说……70年,不过一甲子又十年,不过三代人的光景,那场让河南死亡300万人、逃亡300万人的大灾荒却已被岁月尽数淹没。

记者李肖肖——寻找关于1942年的一切,发现这真是一个大海捞针般的工作。因为即便是管理档案的人,也压根儿不知道这事。提起1942年,人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1942年怎么了?”

两个月埋头在数百本书里,上千篇档案目录一个个看,所有涉及1942年的点滴都展开看了,终于“拼接”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1942年。

经过我们省内组和省外组的探寻采访,血肉丰满的1942便在眼前了。许多读者说,商报的报道把他们拉回了1942年。当年河南3000万民众受灾,现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,都是灾民的后代。那些经历过的往事,渐渐都已经留到了记忆的最深处,若是我们今天不问,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打捞上来,但是事实证明,很多事,压在心底,并不等于遗忘。那是种刻骨铭心的感觉,会在某一个节点,遇到一个引子,全盘爆发。

报道发出后,河南商报同时开通了“河南老家,寻亲河南”的热线。连续多天,我们的电话都没停过。很多读者给商报打来热线,诉说自己家人的遭遇。有个读者想起了自己失散的曾祖父,1942年时他已经五六十岁了,现在肯定已经不在人世,也许再也找不到,只是想给我们说说;还有人,抱着一线希望,追寻他们当时失散的亲人,那是心头的一根刺,不拔出来一辈子都留个遗憾……平民百姓的喜悦哀乐,我们不应该遗忘。

历史在那里,不说话不打扮,本身就是吸引人的。也许今天我们所做的,无法与当年《大公报》记者张高峰和《前锋报》记者李毅相比,但我们也没尽力用我们的力量,记录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辈的苦难。

和易碎的新闻相比,那份苦难是我们的历史,也是我们的财富。那是一个时代的纪念,我们有幸成为记录者。记者李政——

扫街,找出灾荒的幸存者。只要扫的范围大,总能从仅有的幸存者中选出典型、有故事的写人报道。

省内18个县、市一路走下来,每个地方的文史委、市(县)志办是最让我难忘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没有去翻阅,不知

那些档案还会在那里沉睡多久?

最消磨耐性的是“扫街”,同样的话重复一千遍去问一个个皱纹满面的老人,我也不觉得厌烦,因为从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里,总能得到惊喜和欣慰。

记者王向前——弹指已是70年当口,导演冯小刚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。电影是普罗大众文艺,它的上映或许能勾起社会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潮。媒体,不应缺席,更应该将那段历史的真实报道出来。

回忆那段历史,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毫不费力,可以看出,那段历史早已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。

有人说,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死了几百万人。动身采访前,几百万的数字在我脑海仅仅是个数字,采访中,我却突然觉得这些数字是那么沉重。

在荥阳虎牢关村,长者张水林坐在我们面前,如讲述昨天的故事般讲述他的1942年故事。灾荒发生后,他的两个姐姐被送给别人作为童养媳,然后一家人踏上西行逃荒路。走到洛阳,觉得出去也不一定是活路,一家子又折身返回。结果,他的父母双双饿死,家中剩他一人。

记者肖风伟——这是一段逐渐被淹没的历史。当年空白的历史还未来得及填写,那些逃荒亲历者就已逐渐离世。

在三门峡采访时,曾听人讲,当年在黄河北岸有个日军的炮台,专门炮打南岸陇海铁路上的火车,不少灾民丧身日军炮火之下。

为了探寻这个炮台,我们驱车赶到了黄河北岸的山西芮城,多方探访都没找到其位置。到达潼关,采访多位灾荒亲历者后,我们最终锁定炮台的大致位置——山西芮城风陵渡。

在一个集镇找一个70年前的炮台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一路行来,四处打探,虽然在一步步逼近炮台,但具体位置依然模糊。

经过十几里路的雨中步行,我们来到了与潼关县城隔黄河相望的风陵渡口北面的山头,有村民说炮台就在山脚下。当我们来到山脚下时,黄河岸边一个商店的老人却说,炮台就在山顶上。

重回山顶后,我们在长达五六里地的山头上走了一遍,衣服湿透,浑身上下都是泥巴,但一直没找到炮台存在的痕迹。

下山返程时,我们仍心有不甘地一路打探炮台所在位置。在山脚下,两位老人证实,炮台就在山顶北边五六里地的村子里,那里有一个“大炮沟”,日军的大炮当年就架在那里,他们小时候都在炮台上玩过。

于是,我们又一次开爬刚刚走下来的大山。所幸的是,这一次我们如愿以偿。



裹衣百结、瘦骨嶙峋的饥民

## 新书快递



1913年至1917年,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期间,共完成教师布置的作文52篇。这些作文多用文言文写作,未能广泛传播。本书首次将周恩来中学时期52篇作文辑录成册,用现代汉语加以文字注释和背景解读。  
南开中学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 人民出版社



高语罕是中共早期党员,建党、建团、建军的参与者。曾与叶挺、贺龙、叶剑英策划南昌起义,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和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会宣言。但在后来的历史大潮中再也不见他的身影,这其中发生了什么?本书以翔实的史料,为我们勾勒了高语罕的一生。  
王军著 黄山书社



作者为美国著名外交家,书中从阿富汗、伊拉克战争,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,美国中东政策的后果,美国解决国际问题的外交和情报手段,以及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等几个方面,对美国总体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,提出了一些其认为值得吸取的教训。  
【美】傅立民著 周琪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

作者所谓“遗失的智慧”即“实践智慧”。实践智慧就是让我们逐渐明白“在特定的情况下,针对特定的人,在特定的时间,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之事”;教我们如何做好父母、好医生、好士兵、好公民或是好政治家。书中展示了实践智慧在课堂、法庭、医院以及日常生活中取得的令人振奋的结果。  
【美】巴里·施瓦茨、肯尼思·夏普著 杜伟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一套具有浓厚现代生活气息的少年励志丛书,共六本。丛书中讲述了几个少年的成长故事,话题涉及生活的变故、身边亲人的去世、自身的困惑等各种成长中遇到的问题。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写给孩子,也是写给老师和家长,让他们听到来自孩子的心声。  
温喜乐等著 湖北少儿出版社

## 书业推选“中国好编辑”

每一本好书的背后,都有一位好编辑。《百年孤独》《万历十五年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……这些图书在读者中影响广泛,而幕后的编辑却默默无闻。在日前举行的“2013中国好编辑推选颁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坛”上,80位入选的优秀图书编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。

这一推选活动由百道网和北洋出版传媒共同主办,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中心和后浪文化公司协办,去年12月20日正式启动。由专家组成的推选委员会从426名来自全国各地出版社和民营出版机构的编辑中推选出80名入选编辑,文学、人文、学术、生活、少儿、财经、科技和教育/辞书等8个图书分类分别有10位编辑获奖。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、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、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在颁奖仪式上说,没有好编辑,就没有好出版社;没有一个好的编辑群体,就没有一个好的出版产业。推选、表彰优秀的图书编辑,对中国书业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。

## 京东启动“名家电子书创作计划”

京东商城日前启动“名家电子书独家创作计划”,同时发布了蔡骏、天下霸唱、那多等三位签约作家的新作《天坑·鹰猎》《告别》和《不微笑的蒙娜丽莎》的电子出版。这三本电子书已经在京东商城上架,每本售价2元。另一位签约作家冯唐将推出一部武侠作品,目前仍在创作中。

据介绍,上述作品均属于京东电子书品牌“eRead”系列。该系列作品针对手机、PAD等移动终端用户碎片化阅读的习惯“量身打造”,具有篇幅相对较短、内容故事性强、题材新颖、易快速阅读等特点。

## “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”③

# 《永乐大典》卷2272至2274 “模”字韵“湖”字一册

2007年11月22日,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,意外发现,加拿大籍华人袁女士藏有一册《永乐大典》。专家们颇为惊喜,马上联系国家图书馆查对卷数、字韵,进行初步鉴定。

此后,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,认定其为明嘉靖年间所抄《永乐大典》的零本。原本尚保存明代包背装形式,前后书页完整,品相良好。鉴定专家们一致建议力争将这册《永乐大典》留归国内。在财政部和文化部领导的关心和协调下,此书使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成功购买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我国明代初期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,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,目录六十卷,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。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,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八千余种,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。《永乐大典》是中华民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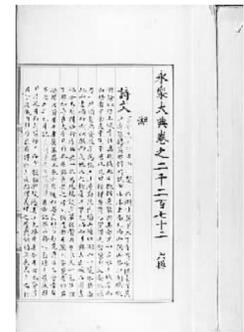
珍贵的文化遗产,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。然而六百年来《大典》流散损毁严重,从万册巨帙减至仅四百册的遗存。它的保存、保护成为文物保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,而《永乐大典》的新发现也成为引人注目和称叹的文化大事。

永乐元年(1403)七月,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主持编纂一部大型类书,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。次年书成后,成祖又增添姚广孝、刘季篪等人同主其事,重新编撰,先后参与编校、誊写者达三千余人。永乐六年(1408)冬书成,朱棣亲自撰写《序言》,赐名《永乐大典》。

《大典》最初仅抄写一份,迁都北京后移贮宫内文楼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明世宗因大典险些毁于宫内火灾,命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人校理缮写《永乐大典》副本。重录本于隆庆元年(1567)告成,与永乐正本格式、装帧完全一致。永乐

正本原藏文渊阁,后不知下落;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,清代移藏于翰林院。由于管理不善,《大典》在清代陆续遗失,至清光绪中期已不足千册。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与东交民巷毗邻的翰林院沦为战场,《永乐大典》横遭焚毁、抢掠,甚至被用来构筑工事。经过这一场毁灭性的灾难,仅四百余册《大典》幸存,其中的半数被劫往英、美、法、俄、日等国。《大典》现散藏于八个国家的三十余家单位。作为极其重要和珍贵的古籍,《永乐大典》的收藏情况为全世界所关注,经历年访查,《永乐大典》的数量及收藏情况似已可成为定论。

新发现的为《永乐大典》卷2272至2274“模”字韵的“湖”字一册,内容是以“湖”字掣领的相关文献。《大典》以《洪武正韵》分列单字,用字统词,先列训释,再列该字楷、篆各体,最后分类汇辑与该字有关的文献记载,人事、名物、诗文尽在其中。令



人欣喜的是,国家图书馆恰好还存有另两册“湖”字单册,分别是这册《永乐大典》前、后的一册。此册的发现,使“湖”字部分内容能够前后相缀,相关文献资料得以更为完善。这一流落海外多年的单册《大典》能够与其他卷帙聚合于国家图书馆,可谓《大典》之幸事,亦可称中华古籍之幸事。此册《永乐大典》的发现与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,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。《大典》的成功回归,对海外所藏中华典籍尝试开展各种形式的回归和保护,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。(国家图书馆李文洁)